

披沙拣金 精粹尽出

□本报记者 刘蓓蓓

CMG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

《京剧大典》：京剧艺术的“纸上博物馆”

嘉宾：李悦 秦华生 沈铁梅 徐迪南

主 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承 办：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协 办：山东文艺出版社

网络支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央视网阅读频道

沈铁梅 李悦 秦华生 徐迪南

沈铁梅 李悦 秦华生 徐迪南

主题：《京剧大典》：京剧艺术的“纸上博物馆”

嘉宾：戏曲理论家、《京剧大典》副总主编 李悦（左三）
戏曲理论家、《京剧大典》副总主编 秦华生（右二）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戏剧表演艺术家 沈铁梅（左二）
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 徐迪南（右一）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刘蓓蓓

汇集百余位京剧艺术家与戏曲研究专家智慧、历经10余年艰辛编纂的《京剧大典》，近日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7月26日，在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举行的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中，围绕“《京剧大典》：京剧艺术的‘纸上博物馆’”这一主题，戏曲理论家、《京剧大典》副总主编李悦、秦华生，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徐迪南，从不同角度讲述了这套大书编纂、出版背后的故事。访谈还特邀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戏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出席。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

有人说,《京剧大典》是京剧艺术的“百科全书”,也有人说《京剧大典》是一座京剧艺术的“纸上博物馆”,在李悦看来,这些评价都是客观准确的。他还加了一个评价,“《京剧大典》还是一座极其丰富的京剧艺术宝藏”。

《京剧大典》由著名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王文章担任总主编,分为《文学剧目典》《表演典》《音乐典》《美术典》《历史理论典》,共计61卷,2100余万字,2.3万余张各类珍贵剧照、图片、影印曲谱,在纵向上全面涵盖京剧历史发展脉络,在横向上囊括京剧的历史流派、研究理论、剧目等内容,立体呈现京剧艺术的历史传承及美学特色,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时间回到2008年,在山东文艺出版社时任社长李宇的沟通推动下,《京剧大典》在该社正式立项。历经10余个春秋,编委会专家和出版社编辑们精诚合作、共克艰辛,终于在2024年结出胜利果实。

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动力支持和激励着主编团队投入这段艰苦的历程?

作为最早参加这个项目的编纂人员之一,李悦在2012年退休后,又干了12年,“其间的辛苦与付出确实一言难尽”,他感慨地说。谈到支撑自己的信念,他说是因为热爱戏曲研究工作和集体主义精神。

1978年底,李悦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正好赶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好时代。在这个充满学术氛围、和谐友爱的平台,他从助理研究员到研究员,连续参加了所里组织的几个重大科研项目。这些集体科研项目,既是李悦所热爱的戏曲研究工作,又符合他内向好静的性格,更使他逐渐树立起集体主义的精神。

对于秦华生来说,出版《京剧大典》的价值与意义,是让他全情投入这份工作的重要原因。秦华生表示,《京剧大典》通过翔实的史料收集、比较、选择,并以严谨的学术考证,将京剧的起源、发展、流派形成与发展演

变,清晰地展现出来。它的出版为京剧从业者及广大喜欢京剧的各阶层人士,提供了各个历史阶段大量的珍贵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献极具传承价值和示范意义。

难忘艰辛编纂岁月

回忆起10余年的编纂工作,李悦和秦华生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经历。

李悦负责《历史理论典》新中国成立后有关理论著作、文章的编选和大事记的编写。京剧艺术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相同步,文献资料与京剧历史相映照,因此搜集、整理京剧的史论文献,便成为研究中国京剧历史及其变革的基础。然而,这些浩如烟海的京剧文献,一直未得到全面的辑录、整理。它们或散见于清人的笔记,或湮没于民国以来的报纸杂志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刊载于图书、期刊、报纸的论著与文章大幅增长。

“面对如此众多的京剧文献史料,倘若再不对它们进行完整搜集与整理,则将对京剧的整体性研究工作造成极大的阻碍。这于中华文化艺术传统的象征——‘国剧’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缺憾。”因而,在李悦看来,编纂《历史理论典》是职责所在。

在编纂工作初期,李悦与两位同事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为基地,几乎将馆藏的图书、期刊、报纸翻了个底朝天。遇有空缺,还跑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乃至外地的图书馆、研究所、大学进行查遗补缺。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共审阅了约10万篇文章,从中选择了5000多篇,并全部做了复印,分别按年扎成一叠叠,放了满满一书柜。同时,还收集了约200部图书,并对所有图书、文章都标明了具体出处。

在编纂工作的中后期,那两位同事先后退休了,李悦虽也退休,但仍与其他几位副总主编秦华生、刘文峰、郑雷一样,继续顶上去接着干。前期收集工作是艰难的,这一时段的工作则更加繁重。由于开始收集的文献体量较大,就需要做大幅删减和精选。10年来,《历史理论典》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容历经4次审阅精减工作,从最开始的5000多篇,先减为4000多篇,又减为2000多篇,再减为1000多篇,最终选出的精华约700篇。同时,图书文集也从最初的200部,先精减为100部,后保留50余部。

秦华生主要负责《历史理论典》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京剧资料收集。他说,当时很多资料点校不规范,甚至没有标点,团队要重新分类、校对,这个工作非常繁琐。但热爱京剧的他,并不觉得辛苦,反而感到很幸福,感谢这份工作让自己获得了学习与滋养。

编辑职业生涯幸事

访谈中,李悦和秦华生都约而同地提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在这部大书编纂过程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的确,《京剧大典》项目经过了该社三任领导班子接力破冰,先后有近20位编辑参与其中。“披沙拣金,精粹尽出”,徐迪南用这8个字形容《京剧大典》的出版过程,可谓非常贴切。

2008年,《京剧大典》作为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重点选题立项,在该社的出版史上,这应该是体量最大的出版工程。

山东文艺出版社以当时第二编辑室的三位编辑为统筹中心,抽调全社编辑骨干,加入稿件整理和排印工作。《京剧大典》的编纂获得了各层面的积极支持,获批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山东省专项出版资助,山东出版集团和山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人员、政策上倾力保证。

在编纂过程中,出现了编纂体例更重稿件、出版资金捉襟见肘等问题,编纂工作一度进展缓慢。

2018年,上述问题得到了突破性解决。在时任院长王文章的主持下,编纂体例得到大刀阔斧的解决。山东文艺出版社时任社长李宇才组建专门工作小组,严格规范项目落实程序,积极寻求多方出版资金支持,成功曙光初现。

2023年底,徐迪南担任社长后,理顺了因项目时间过长而出现的出版合同陈旧、资金链脆弱、分典进度不合理等问题,积极沟通协调济南、北京两地两厂排版印刷有效交接,使《京剧大典》各分典得以陆续印制出版。

“看到书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秦华生感慨地说,这项文化传承工程是集体的智慧,众多的小溪才汇集成长江、黄河。而人生中能参与这样一部大典的工作,李悦觉得“自己这一生都值得了”。

沈铁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活跃于当今戏曲舞台上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三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她尤为称赞《京剧大典》重点记录、沉淀、传承了包括她父亲沈福存在内的几代京剧艺术家在表演、唱腔、身法上极为宝贵的经验。“《京剧大典》的问世,对中国戏曲界来说,是一件大好事。相信这本著作,会对其他地方戏的编纂梳理起到一定的学习借鉴作用。”沈铁梅如此表示。

徐迪南认为,对于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们来说,能够有幸参与到这项文化盛事之中,是编辑职业生涯中的幸事,大家深感光荣。同时,《京剧大典》的编辑过程,还充分印证了出版工作是一个长线工程,只有坚持专业主义、长期主义,才可能推出精品。

徐迪南还透露,《京剧大典》作为资源和作者宝库,生发出了很多值得挖掘的选题方向,该社从中又衍生了《艺峰雪莲——赵燕侠自述》《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苏少卿戏曲文集全编》《中国京剧编年通史》等重点优质选题,将为读者带来更多的精品力作。

碎片化时代更需深度阅读

□本报记者 张君成

CMG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

数字时代为何仍要捧起文字

嘉宾：徐升国 张路

主 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承 办：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网络支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央视网阅读频道

徐升国 张路

徐升国 张路

主题：数字时代为何仍要捧起文字

嘉宾：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 徐升国（中）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路（右）

主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张君成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与短视频成为生活标配的今天,阅读方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从早晨睁开眼的第一条推送,到地铁车厢里随手滑动的短视频,再到夜晚入睡前的电子书或有声读物,数字化阅读已成为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数字浪潮席卷的同时,纸质阅读依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不仅关乎知识获取,更承载着深度思考与精神滋养的独特价值。

7月26日,在第3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举行的全民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活动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与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路,以“数字时代为何仍要捧起文字”为主题,围绕数字化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关系、深度阅读的意义,以及家庭与学校如何在数字时代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展开了深入交流。

纸质阅读不可替代

在两位嘉宾看来,纸质阅读不仅是载体的不同,更承载着独特的心理与认知体验。电子阅读与短视频的快速切换容易让人养成浅显的思考模式,而纸质阅读则通过安静、持续的文字接触,让情绪安定、思维聚焦。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已习惯在手机上阅读、在电脑上浏览,甚至听书、看短视频。但与此同时,碎片化的信息轰炸正在侵蚀人们的注意力与思维方式。“打开手机时,各类弹窗与推送信息轮番袭来,用户在快速浏览和滑动中不断切换注意力,留下的记忆却寥寥无几。刷两个小时的书,我们放下手机的时候想一想都看了什么?大多数人都会发现,什么都想不起来。”徐升国坦言。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纸质阅读的沉浸感。拿起一本喜欢的书,读者可以完全沉浸在文字世界中,忘却周边的喧嚣。徐升国认为,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现代社会里日益稀缺的注意力训练。纸质书提供了深度阅读的土壤,让读者得以在细腻的文字中沉淀思考、培养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尤为宝贵的能力。

张路则从学术研究和阅读推广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纸质阅读的不可替代性。在他看来,纸质书的“真实感”和“权威感”是数字化阅读难以完全取代的。“网上的内容,很多是源于书面的,但也充斥着碎片化乃至虚假信息。纸质出版物的存在,是对数字内容的一种校正和支撑。”张路说,“学术研究中如果需要检索《三国演义》或《红楼梦》的具体内容,电子化手段提供了便利,但最终仍需依赖纸质版本进行核对和深度研读。”

数字时代的阅读结构正在重塑,深度阅读的稀缺性愈发凸显。徐升国提醒,人类最宝贵的能力是创新思维和深度思考,这些能力既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人工智能无法轻易替代的精神财富。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融合,正是帮助我们在信息过载中保持定力、在智能浪潮中保持独立思考的关键路径。

阅读推广要“扬长避短”

数字时代的阅读方式并非非此即彼。在张路看来,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各有优势,二者应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建新时代的阅读生态。

“我们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要求所有人放下手机、远离电脑,只读纸质书。”他说,数字阅读具备快速获取信息、内容丰富多元的特点,尤其在信息检索、即时浏览、学习新知识等方面优势明显。而纸质阅读的独特价值,在于提供深度思考的空间、形成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土壤。

在徐升国看来,新时代的阅读推广的核心在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数字阅读的便利,同时通过纸质阅读弥补其弊端。在他看来,信息素养已成为年轻人必须具备的基础能力之一,“左手读书、右手读屏”正是数字时代理想的阅读方式:用数字化手段获取与筛选信息,再通过纸质阅读完成思考、沉淀与内化。

张路也从教育与家庭实践的角度给出了具体建议。他坦言,电子设备在中小学阶段的影响尤为显著,他主张学校和家庭应形成合力:学校可通过禁止手机入校、规范使用时间进行强制干预,家长则需承担日常管理责任。同时,家庭应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纸质读物,并以身体则营造阅读氛围,“哪怕父母只是案头摆一本书,孩子也会模仿。”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嘉宾都强调,深度阅读的培养离不开兴趣驱动与实践输出。徐升国认为,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养成的。国际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脑在14岁前是阅读能力发展的关键期,未在这一阶段养成习惯的孩子,后期培养的难度会显著增加。“因此,早期阅读推广应以兴趣为先,通过快乐的阅读体验激发孩子对纸质书的感情,进而逐步过渡到思考力与创造力的培养。”徐升国说。

张路则进一步提出“输出即巩固”的理念。他认为,如果阅读缺乏笔记、作文或其他形式的表达,很容易陷入“虚拟消费”,读得多却没有留下任何沉淀。“阅读完不写作,不做笔记,等于精神世界的过早奢侈消费。”在他看来,哪怕是小学生,也应通过写日记、做读书笔记来形成最初的表达习惯;对于大学生和成年人,则应结合学术或职业需求围绕主题深挖,做到“读、思、写、用”一体化。

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过量的数字内容容易让人陷入“精神过剩”的状态,仿佛吃得太多导致身体不适。徐升国形象地比喻:“如果孩子无限制地吃东西,最终会营养过剩甚至生病,精神摄入也一样,信息摄入过多而不加消化,最后只会变成无效的输入。”对此,徐升国坦言,深度阅读的关键在于“去粗取精、知止有定”,通过专注和沉浸,提升思考力、判断力与创造力。这种从文字中获得的内在力量,正是数字化阅读难以替代的。

张路也强调,对于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人而言,纸质阅读的意义更加深远。它不仅知识的获取方式,更是情绪调节和生活安放的渠道。纸质书的存在,是数字内容的校正器,也是精神生活的栖居地。当人们经历了城市喧嚣与信息洪流,回到书桌前翻开一本书时,那种手握文字、闻到书香的踏实感,能让心灵获得真正的休憩。

在谈及阅读推广时,两位嘉宾不约而同提出,家庭的示范作用不可忽视。孩子的阅读习惯从来不是口头教育的结果,而是耳濡目染的自然养成。父母案头的书籍、每天固定的亲子共读时间、读后的小笔记或讨论,都是引导孩子走向深度阅读的隐形力量。“知行合一”是古人的智慧,读书不思考、不表达,就如同“学而不思则罔”。只有把阅读与思考、表达、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形成终身受益的阅读能力。

徐升国表示,我们在做阅读推广过程中,特别是针对幼儿园、小学的孩子,不是简单让孩子们学知识,而是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是第一位的,培养对纸质书的感情,培养快乐的阅读习惯。从小喜欢上了阅读,在享受到阅读快乐时,他才能慢慢地形成阅读习惯,最后逐步提升阅读能力和终身阅读的爱好,从而真正成为一个深度阅读者,真正成为一个创新能力的人。

“阅读的终极意义,是让我们在物质生活满足之外,拥有更高维度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在诗和远方中获得宁静与力量,即使岁月流转,我们的精神也不会衰老。”徐升国认为,应该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再只为考试、升学或职业竞争而读书,而是为心灵生长、为生命拓展而阅读。”对此,张路补充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也自有心灵的安放之所。所以数字时代越是喧嚣,我们越要捧起文字。”